

第十冊（全十八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史記》研究文獻輯刊

吳平 周保明 選編

公自序第
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
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
富周宣王時失其守漢書大上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國
周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犇秦漢書秦漢書之文而云

第十冊

《史記》

研究文獻輯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十冊目錄

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一百三十卷(卷七十一—一百一十三) 清·吳汝綸點校 民國四年(1915)鉛印
本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仄壁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辭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面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

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
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
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
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
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
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
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
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
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
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
秦。爲尺一檄。

解今本云爲文檄索隱引集解徐廣說作丈二檄北宋本集
解丈二爲尺一今從之中統王柯本作咫尺之檄殆誤

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願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爲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集解什作尋是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

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國策危下無矣字

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

集解一作革梁云六國表作桑

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慚，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梁氏志疑云當作觀澤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以上八字依國策補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

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燕依正義本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索隱引國策折作挾當據韓怯國策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亾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

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國策士作出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

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辨。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

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

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尙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尙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

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爲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牛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

秦西有巴蜀以下張廉卿
云此段如奇峯矗起

竊以爲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于秦。韓入臣，五字依國策校補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也。夫以弱攻彊，六字依國策補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曼辭，本作虛辭依文選注改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餘里，索隱本作枋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

當作竟竟即竟陵轉寫誤爲境

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

依國策補已字

秦舉甲出武

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

策作從竟陵以東案史境

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以內。而楚待

國策待作

特案特待
兩通下同

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

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

吳人字誤此當言
六國時事不得遠

言吳事但楚世家亦未
詳不知當與何國戰

五戰而三勝。陳卒盡矣。

陳卒謂舊卒也今本徧
作陣卒誤依國策改徧

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

逆彊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

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

集解合
作吞是

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

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囚漢中。楚王大怒。興兵襲秦。戰於藍

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

搏文選注作據御覽同王懷
祖云據讀若載謂揭持也

夫秦楚相敝。而

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

必大關天下之匈。

集解關作開案開字誤
當作局鮑本作關局

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

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

讀而

能爲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卽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

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

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索隱混一諸侯

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

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

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爲

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

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

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

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

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索隱引國策賁作勢案驚是跼跼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踈後。蹄閒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挾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於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